鹿裘石室集

鹿裘石室集卷第六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答麻十洲戶曹

遣荷言睍鰋塞咼已一經悼亾二毛輒見所有兒女依止阿嬪屬毛離裏不啻過之差足寬爾兄廼郎司農邪悠悠之譚以仁兄宜捧橐御筵紬書石室僕意不然夫鄴侯功先轉饟玄齡自

領度支此㒷摩研編簡所可什百者䖍仁兄以詩進者也勞止迄可愿毋省焉王大司徒往理紿輿與先人有寮采之好比南司馬嘗屬僕來謁而僕方儼然衰服未能卽詣今遽北矣儻兄有問略申所褱

又

人南者傳足下方名高而勞苦以足下其才操斤成風游刃餘地取之左右何所可窮至如運而能處有而不執寔消搖之玄解造化之眞緘

足下固偎胄搏手則丹砂立致此賸語爾弟比来遭直足下嘗睹記之足下家食時弟即貧賤勃勃壯氣今不復耳日淫于酒或間从胡姬遊不且杜門高枕矣竹林雖在邈若河山玉麈徒存便爲塵劫私惟足下入叅諷議出依圖史漆園堪傲金馬能逃顧謂我輩有悶心否正欲以癘憐王虖篝燈具訊佗有嗣徨

與史司馬

僕悼亾三閱月而南南兩月而反南中若歐楨

伯沈思淹識方子及豪雋自憙顧道行臧晉叔風流醞藉臨淮西寧尚不作五侯眼孔向人二三女郎可爾校書復是良友昔人寧從建業死眞名言也僕不樂與鄉里游此足下所習今將卜一室鍾山大江間雖巢由之隱不必買山剡中之背故實之絕且彼逝者猶在淺土不知所裹得卽竟否足下不若尚書期會邪願以其餘日游神竹素具體名理語曰矢不激不能飲羽言專力之効又曰山澗雖柔石爲之穿其積約

有漸也時哉不可失以足下材品寧當霸同取
翔貴一胥而巳呂使君玉樹亭亭標暎百尺亦
復周洽旁典精飭吏治其于足下蕭規曹隨后
先相望徽寶東南何必瀉篠僕與具主賓之禮
齊昆弟之契如足下在郡時正以猩斐成其曠
節耳旋灰綮徙合璧未期矯首北風思何可任

又

春中附一書郡役廼至今淹未發也書猶如此
人何以堪僕家日貧復多酒病門庭之䟽不止

剥牀將從范少伯更名鴟夷矣呂使君眞快士近按旁邑少在郡僕亦時時杜門一措大又最忍辱何所可干邪新詞一種用資抵掌雖遊戲三昧乎正自壯心不堪牢落耳足下但有憐之也

與姜使君

前月邑王功曹東曾附尺牘二刻奉起居無浮沉否家弟故藥籠中物也去之十年而稍效牛溲馬渤之用則豈惟緊師保若躬有其采擷而

致之左右者亦藉釋負矣茲來摳衣庭下也卒布數行偶作傳奇一種湯義仍爲之序而好事者遂以副墨丈夫意氣但復如此殆與飲醇酒弄婦人何異清覽所及當不以評詞以慨也昔象山氏最愛其弟子謝生文因闘爲陸伎作樓記問之既讀不覺喜吾師得無似之乎翹跂德音慰此饑惄

與周元孚戶曹

公猶捧廬江檄邪以公鴻敞闊達必不作遷客

態也僕自江干歸閱月而悼亾聾公亦頗多巾箱之感世稱楚人善怨何以自寬項王提八千人吷戰處喑嗚叱咤艸莽烟塵曰莫耳公其如鮑叅軍蕪城一賦乎願有以豁我

答張憲使

夫惠有一時者有一身者一時則時與代革一身則身與俱泯其不以時代而以身泯者莫如俎豆于賢人之閒先大夫斤斤奉職頗著東土此載在明公耳目非不肖子所敢緣飾也往者

輒有仰于固以明公篤亮長者必不沒人之善不遺人之親且聳之神不歆非典亦不饗非類明公望實來翔皦然中外而先人不朽之事獲出臺端其類既勝于典益光卽明公俯循輿議自顯厚施不肖微細疏戇何所稱報于明公泰岱巖巖以表東海高厚爲惠殆與之京尚冀明公其終始之早告成焉捧讀大集如攀蓬萊挹滄溟窿深蔥蒨泂礴奔騰何所不有梟繹之墟實藏祕笈行與事會公其猶居東者此邪業章

其父復訓其子敢不稽首嘉此明賜

與岳旌德希伯

陶陶永夕班尹非遥世輒動慕古人與以耳食何異比承雅諭不覆相詰郡事既能移車過我啓茗椀薰爐以侍左右

又

郡事辰後可竣何得與火龍爭馳邪草堂郎人境猶差勝黄塵道上足下那不留亭午僕尚有手詭之譚以佐玄麈入郡甚希闊我輩復不常

直合調人佹得佹失豈所稱阿閦國一見不復見邪雄風在握以待披襟

荅張伯起

足下最後出祝髮記曲終奏雅樂且有儀其殆關雎之亂乎僕近傳章臺尚不及請耳使君快士歸而譚石湖虎丘之游甚樂也秋中僕自金陵來詣伯起問西施于舟弔要離于塚得無如君家仲蔚蓬蒿沒人邪試以此約

與蹇理菴觀察

明公韻高時喆動則聖檢四履所及久已挹海岱之高深訖鄒曾之文教屬　天子東顧而在吳廼明公吳也若召公分陝化行南國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傳之來今承此嘉問僕將執管而立交戟之下式采謳謠旁占靈隩敢告謁者以幾兩屐使濟勝有具置十斛酒得拍浮其中寒山一片石太湖三萬頃畢吾事矣

又

春中武騎北還略具短奏併布薄謝久徹台覽

是後兒女行疹劫劬兩月仗庇獲康則又赴學臺外境矣自匪不深徒作此役為弇州諸公留南者三閱月弇州公無日不口東吳遺愛也歸而郡使者方遄發偶復小攝未及更端明公莽爾具瞻嵬然新命且適與太公太夫人千秋期會也鼎祚之辭固陋不文然繆遲至今忝逢盛典若特有竢亦天幸矣敬製一軸寄嗽初筵句百二十愈覺增緐不知得少倣洞元之歌或足亂太霞之曲否縷縷微忱願以一句為一歲籌

至歲百二十而兩尊人黃髮金章我明公踐台
握鉉鼎卽卑賤亦可代方朔小兒爵躍詠啁問
蟠桃三熟紫海淸淺未更當爲百二十句執紅
牙低按跪進九霞觴鬨堂一笑也鼎近狀嶔崎
如昨傳聞明公輒舉示人意務薦達囘環知遇
毋切媿心明年蕺由貢出苦海矣因緣入燕不
敢望曲侍玄燕庶以承之埽除耳行者從陸且
亟無能別將統蘄亮在悚息主臣

答開府蹇公

廣謨遠暨四封晏如若薊門則所以屏周畿而衛漢寢地重可知明公提三輔之羽林挹五陵之弓劍使胡馬不敢南牧而備藩惟謹王靈愈張皆大中丞之名德神威也計且簡書崇峻斧鉞森嚴迴猶遠敀雲翰儼若春温斐亹成文蟬連多致昔賢左纛右筆百函俱發綸巾鶴扇教牘親裁方之茲日豈爲過之鼎祚自婁東執别業歷三稔水災羨溢敝郡益深市有白挺野無青苗幽燕千里雖常告饑而赤九不流赭衣稀

見保障哉今江南無屬毛離裏之吏始旣巳魚爛其民又不名鷸冠爲賊淮陽紅腐如山不發大家露積刈草無餘故有識之士往往疑方爲縣官憂者或不在周秦晉魏之交而在于輿區沃壤非謀悠也明公行入而樞筦晉而台衡主維國是式穆物情長策芳猷當巳夙定鄙生身遘目蒿遂忘捫舌耳天必胙明以佑二尊人眉壽無害仰俾明公得展其志意而樹其勲庸黃髮金緋庭除爭映極星卿月井絡交暉寧必慕

急流之勇退輕社稷之至計乎兼金損貺厚逾綈袍當由喬嶽不讓微塵頓令重霄薄於高誼時以歲侵食貧藉供衆口不能如陶彭澤三十萬盡付酒家足媿也敬因彍騎北首附陳不腆匪敢稱報朔風燕月間者邈矣遥郎清光可勝菀結

與李臨淮惟寅

君侯藻思橫流㧢謙有素九牧之士依以揚聲僕迺開過于典謁然君侯之盛節盍章此夷門

引車于信陵王生結襪以廷尉古人正欲爲知已市義耳僕之歸也實有家政非故高鶱遠舉使君矦無所勤其施且當弭戢秦淮之上矣新詞一種君矦命教坊譜出置十日酒于青蓮閣以佐我驩奉贈二詩久有之今以具奏帳前鐃歌或可備伊何之列乎别一小詩挂僧𥙿錫杖乞齋頭一貝葉即坐大宰官光明藏中耳秋氣漸高委心無量

與殷夷陵開美

仁兄味尚淸眞識具通敏出言成訓舉體無凡
固宜橐筆載經依日月之際勞人之職似非所
堪荊湘上游楚氛久靖徽明在望名實皦然當
事者必不致遺材也近奉都信具承雅旨吾省
見及往者君典北首私爲置書不知能無作君
家洪喬否今且已矣仁兄方嬉翔靑漢迺此君
畢志黃壤河山軫慨想復彌襟敝草自匿不固
竟爲木蠹不斑白而語道失誤可知今奏記室
亦不足塗黠也

荅佘聿雲

百聞不如一見迺于見足下都門信之足下旣
殖儁材復備奇表顧猶淹抑非相之篇憎達之
歎竟成實語僕放浪金陵肆中稱酒仙人者數
月奈少足下作宗之巢父輩耳寄我二章千里
風煙三歲字一尊花月九衢鐘望裏春雲平楚
闊愁邊明月落梅紛故右丞佳境豈窮而益工
邪皖城有警足下草長檄卽當下何至損將價
師檄郡亦在震隣日丈五見朱衣吏分下蕆犇

錚而已僕未及徧歷中原若東南數千里畫江而守便可代黃須孫仲謀予絕不憙三分七雄事耳足下聞得無掩耳否一詩奉報會鹵䴏甚此自呻吟涕唾中雜出且聊次韻僕不作次韻詩自足下始矣談隱一洗臥遊玉壺氷之陋暇宜小敘之難兄何似相和歌致足樂也

答汪原啟

往薄布于中消則以北首越歲再遣奴客而傳卜居清源矣固不謂近移廣陵也比秋留滯都

門殆三閱月楊子一衣帶水即就兄于二十四
橋聽玉人吹簫問瓊花有無或要兄而南渡桃
葉覔莫愁雙艇子皆非難事胡爲交臂迺坐失
之良書特放若侍玄塵聞兄髮漸種種弟亦將
有宜矣憶與兄桃花淥水之間畫舫青油之内
左抱吳娃右操魯鼓氣何翩翩而樂陶陶乎此
昔人慨南皮之難常歎東山其遼遠者也敬亭
黄白望如錯繡故新都孔道耳兄倘念及枌楡
歸脩社事能一尋我宛上耶預勅麴生索郎輩

以待損貺清儀非所敢任附有不腆益足增懟
內子極感尊姬旦夕在懷併代榛棗之脩統希
麾頓副有裏言

荅丁休寧元父

比將以不腆敬亭少延清矚問之則祝輮西矣
酌醴焚枯篝燈見跋陶陶一夕亦足千古白岳
五老故盟未温申以神君當無逆令頷天方近
暑鄙性畏熱眞如吳牛望月而喘倘得借巖石
絕深處可小結夏恐卽有天書召海陽令不暇

耳萬玉詩如命別具菾號惟一粲寘之無慁乃
公何如丁南羽往許寄一幀大士久未至幸公
相促是皆津梁所及也

與龍君善

足下去刑章教且以龍湫雁蕩近在廡下與新
都黃白相頡頏彼譖人者不過為名山之靈紹
介耳自是君身有僊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殆以
語龍君乎永嘉張生琳非而才秀外慧中故是
藥籠一佳品其尊人聃能詩工書善談諧有氣

晤而坐倅廣德時爲伉家中以事繫敝郡頗相
與游處琳方供稾饘之役不能東舍中人先歸
數行題訊杖屨所及新篇遒上初日夫容固何
必減謝監愿有以寄我懸之壁間撫琴動操當
令衆山俱響也

與湯義仍祠部

往秋蹢躅長安邸中而去無窮日者以獲皈依
仁兄也至所以飲食藻沐我故仁兄之餘惠耳
一別如雨歲籥且周若泰淮桃葉白門柳條都

不足戀所爲縣縣不醉于懷亦以仰違仁兄也比仁兄寘臺省不居特處建禮沖而徐盈攸然自遠在仁兄夙昔言爲衆檢動輒成規然即此一隅化貪鎮躁已饒深致矣大作年來絕不得讀兄所託訂定三冊轉索徐茂吳業先歸左右矣弟近周覽今代作者或風格不乏藻績滿前而眞情極切自然成文惟有仁兄誠固陋不敢與于知言實願得而屬厭焉儻以原草見借當什襲馳還肯繕錄一部寄示猶幸如必竢副在

通都懸之國門則虎觀之賢雞林之賈爭相摩
列何以明不佞弟爲仁兄所偏媚乎間者闊矣
顓力代訊生綃一端附見時宜石章二面遺佩
侍書溽暑不多及

與韓錫孺

弟近盜杜門自放虛名𢇁人數杜數敌足下玄
詰朗識稱其家兒河潤所届先被爲多唐丈覽
揆之辰將以吾曹高會也足下能操靑翰相從
乎僕或可披襟以待樂部方生者來謁左右其

人嘗周還僕良久卽不必振木繞梁要非求合里者足下儻就而一試之語曰曲有誤周郎顧僕頗負此聲不敢繆進

與李默吾水部

明公之舊爲涇也河潤所及鼎祚幸獲接杯酒繆然諾其爲役之日淺也乙酉于南辱明公顧諸逆旅之中申以淸言之晤巳而見斥不收抱形息景門屏漸遠未繇更端比涇人王生具述明公所以爲鼎祚昭雪積讒掩瑕藏釁彈指出

血百口可保鼎祚聞之驚愕不敢任既且欷歔
感慨泣數行下也鼎祚本尠所窺識偶弄筆扎
爲文辭政猶蜉蝣之矜衣裳山雞之顧影自愛
非能以劘劇古昔提衡方今也而一時二三名
卿若明公之倫者不恡齒牙證虛爲實遂使許
文休之名幾滿天下兼以疎節闊目陋度淺衷
少所見而多所恠竟使趙元叔之誕解擯鄉里
嗟乎李公鼎祚寔未嘗敢鶩無有以弔佹鈎奇
亦不敢卑之無甚高以奸時好進則近狂退則

近愚而已即鼎祚開過于當事者亦唯席藁伏
鑕以待斧鉞爾豈遽以溷左右之聽而左右抑
何所習之也昔霍諝之散黨錮非爲范滂祁奚
之理叔向寧重一謝耶此在明公特施于不報
以自顯高誼云耳而鼎祚竊憤懣而内傷者往
見明公沈深精内凝不泄固知其人厚重長者
也然詎意明公之知鼎祚若此夫人知我在我
之先已足媿況已知我矣而我猶漫然不知乎
即當事者之于鼎祚頗損國士之遇修不賓之

禮公家發憤頻見采納私庭譏適毋屬鏡融儻
鼎祚一旦背德良爲不祥是鼎祚一無所當負
皐天地覗顏稱人嗟乎鼎祚何惜盤水加劒屠
肝瀝膽以明無佗顧今未得久所耳頊者副貢
廬江鼎祚卽不求速化要非直恬于進取者也
而命與文譬病與行會渡江以北狠狽中反彼
師之與弟子以尊則君以親則父所謂民生有
三事之如一倖之避兩無處非濡固不待辯而
明矣鼎祚間唯年踰三十頭顱可知來秋之役

不欲共小兒尋行數墨校甲品乙而事在嫌疑跡類伉匿羝羊維谷首鼠兩端交戰胸臆所不克懸斷者也明公出擁蕪湖去敝邑百里而近尋以歲侵耙中有勸賑之舉巡行田野茇舍郊關及告竣而明公奉新命還曹矣敬介家弟以尺書短歌馳奏主記言不宣心臨風㤞怛

荅徐別駕

仰奉雲箋始知獻歲數行業通主記江南數千里皆以水風之不若為縣官憂而獨斬黃之間

豈時和非藉靈明公曷克臻此故漢宣帝謂與我共此者良二千石也迺于明公益徵矣郎敝郡以別駕垂聲者前有顏公祿壽繼有明公將合士大夫百姓爲明公樹七尺之石而文之亦以歎後各相流散未暇也然終郎圖之雅懷猶望短翮屬之摶風僕自揆審矣顧未免行且于世雞肋耳負此勤篤媿媿云何

荅屠長卿

廣桑子雲海在胷陰陽在手上嗷皇帝王霸下

及庚隱嗎詠味之即浹旬彌月芬于其口旨于其心置三日不讀便覺舌本閒強形神不親假令以承明一席地糜屠先生安暇爲此太夫人健飯奉輿之間高枕揩願讀書譚道俱自佳事江南千里流離萬狀較東海倍矣吏虎而冠民弱而肉既已發大家之蓋藏又不能起饑黎之菜色安得如屠先生顏上與由拳也者仲尼望龜山而歎斧柯之不在有以也扇頭佳篇奉以出入若下酒深提劒舞茂陵花好挾書行宣示

家姬相目而咍頟僕亦且剔骨析腎棄智刳心不覆作舊時伎倆屠先生所爲遮須國芙容城眞不足戀矣項者自匿不深復爾干世即無關眞諦亦備人間八苦矣要自未得曹溪一汗耳淸淮白下名都會也其中多異人藏名酒肆四百八十寺多黃眼支郎即長橋花柳亦自有薝蔔青蓮秋風颯起屠先生其從我遊乎無謂素衣不肯染雒陽塵也西華丈靑氈之計來非其時敝罷侵甚抹死不皇絃頌解散且値僕病暑

因循而呂使君亦捷闞避事不能肅客良有厚顏沈士範敖遊未返五郎一病幾殆猶望霍然其它如故附尉拳拳是後西上有便願言相憶

與張侍御

去夏順慶湯照磨人便曾附數行及漢魏詩爲令貞女詠無浮沉否公方鳳翔西極而鼎祚墊俯東鄙間以山川幾迨萬里遐乎將得相問訊亦稱天幸矣曩公在金陵日一筆可杭又嘗行鄙敝邑顧獨守匹夫之節不能抵掌劇譚飡食承

顏色所謂三十六州不鑄此錯耳秋風漸高吟懷益壯倘沾咳唾何藉簡珠别紙率有短篇用勤仰止附上傳奇一種酒後耳熱而呼烏烏以洩公慷慨無聊者足代秦人缶也

荅佘初伯

讀足下囊草溫厚爾雅信有道之言哉豈徒流連光景嘲咏風月而已齊華並峙帶以大江鬱爲人文今始于二仲昭宣耳往呂使君過池陽嘗屬令投東二仲而聞其從舟還竟失良晤不

腆敬亭望二仲之杖屨久矣能來從使君郡齋一朓賦合沓雲齊之句乎白雲東注委心無量

與吳中寰督學

明公往詫登三嶽而泰爲嶽宗鉅記名文包鑠應劭比賜履所及金口代令青社是分俎豆嗽前絲竹居右課授之暇以彼二三子攀天門躡日觀望東南一匹練者則宣城之澄江耳少司徒蹇公嘗累檝要某率爾未皇明春或循次北首得滿伏交戟之內猶可抵稷下之譚鋒探孔

林之遺璧然明公且旦夕徵書至矣僕自開府濟上而塡撫十二諸侯乎茲約可踐也鄒平令行輒貢蕪函敬祝台祉纔足記姓名而已憶昔明公使關中時奉一書兩詩尋亦從敝郡使君接太原手敎是後某出則汗漫吳越入則去爲山澤游斷足府寺謝跡輪蹄莫繇繼訊葢身在卑遠易於疎節如此新篇多少願順風而披拂之嵬者岱深者海餐倒景而乘希雲惟有跂予

與陳戶曹

兩浙財賦甲天下比時之不良地若甌脫以澤量人而縣官百用又倚爲外府明公持一節監督之鈞停調劑使上不病國下不厲民即鄧侯之轉餽劉晏之經制不逾于此嘗與青螺文谷二先生約共期公于湖上以庶幾會河朔之逃暑詠蘇白之高風而鼎祚多病幽憂逡巡未果往拜公吳中諸篇古色蒼然絕跡浮競吳越皆東南隩區也明聖之三竺六橋山陰之千巖萬壑與夫雪竇霞標金華玉局明公咸得以衣裾

拂拭而毫髪霑霈之所就新章幸爲傳示旣蒙
承式亦足卧游耳今四牡且還朝矣鼎祚來春
循次北上和歌燕市足樂也輒因羽順敬申台
候行雲東注我思如何

與郭青螺大叅

敝郡廖使君東曾附一函及小草奉郭先生是
時在敬亭舟中不知得無浮沈否初擬于石首
櫻桃之候謁郭先生今則菱藕蒲芡蒼然秋矣
無但郭先生鄙其固陋卽西湖一匹練錢江八

月濤不寂寂行來笑人邪終當把菊酒登吳山攬襟帶之勝聽郭先生時而匡濟時而文藻或玄牝或眞如盡洗十年塵土腸胃耳家弟膺祚隨牒行鼎祚方結夏未解率題數行坐涉不敬家弟雖亦冑監乎頗少俊有天幸得執役郭先生之門不敢望先生遽授祕客藏肯少垂接引即不至迷方矣

又

往于郭先生金陵署中爲役日淺其後益曠若

河漢猶記先生首譚蘭臺石室之事而慨史氏之溺其職也今載筆侍從食大官便便如瓠耳至郭先生文而遠以馴纚西蜀之命相如升堂淵雲廡下郭先生南面尸祝之差足神王然孰與承明一席地借先生入則顧問出則提纂爲多乎昭代鉅典輿舉有期終豈能越郭先生願先生稍待之鼎祚初謁先生始踰弱徒犢犇驚勃勃不可當歲紀且周髮隨心短昨秋堇稅鄉校籍長安米價貴暫停北轅將以春夏之交躡

屏癭衣岑牟而叩先生三竺六橋之間令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石首乘潮上楊梅如白地明光錦或不免以口腹累安邑佗無敢恩迺公也廖府君淩夜驟發勒奉起居時會積凍手龜甚殊頗崖略非所以事長者府君良吏又國士見遇祖行郗文其亂三屬意郭先生試爲索觀當即决明聖湖水祓除其穢雜刻猥奏主記豈足涂點儻郭先生亾恙昔者冀有以侑我主臣主臣

與呂玉繩文選

秋深矣無病而呻吟卽衣裳楚楚飲噉歷歷然而神理頓盡來教所謂男婚女嫁問舍求田在尚子平陶彭澤且未能免僕何人哉累奉公書其貽麻蓬生者皆以堅玉杵之約僕能負瓊漿白兎豈能負呂公僕往傳玉合時有呂公霏屑之譚足以潤耳如澠之酒可以澆胸復東而遊吳吳人善度曲倚聲朝出我手而暮傳國口桃花淥水之間曉風殘月之外洋洋乎不自覺筆之罷也況玉杵者僊風玄致必舉而夌神麗質

穠情宜鼓而動魄故直須内味逍搖外境怡泰
始克爲之僕今其時乎抱頭裹足七奔不給此
昔人不復唱渭城而田生趁無能歌壯士者也
開張傳野公幾幾望僕于此其與蓬生書甚屬
意僕孔北海知世有劉平原耶固自張公高誼
亦繇公証虛爲實也張公倘問及玉杵者開春
願公等借長安一席地稍分以大官之厨步兵
之釀使僕無因鬼見帝之憂當終畢此役以代
擊筑耳樂苑是月可竣有序即致齋頭矣雅旨

欲弟畜我輒敢如命

答王百穀

把恵詩箑穆如清風不減戠山老嫗得君家右軍題蒲葵也王先生積頭陀行乃于翠袖芳尊亦復𦤎涎聊以應化耳僕别五歲髪種種非昔拖少年時矣手書謂青青者衿得一旦釋之爲僕快馬暫脱羈馽顧猶在櫪中悲鳴何如王先生鴻飛冥冥乎順公大有藻思而名理不乏時或游戲兼入三昧其來也值僕多幽憂即百籤

未下然一捉麈尾未嘗不夢叅王先生半偈也送順公篇中因奉訊王先生已祝令無于王先生飯時致笑而噴更與期秋月之望潜游吳不敢使戶外多屨但于千人石聽王先生談一二夕腹果然而去

答汪仲淹

仲嘉以去秋晤秦淮渡頭承兄消息是時但食粟過飽也比年不通一字左右非能忘兄弟之困至于今日而極矣門中之辱與庭内之寇相

繼而起子馬太符皆避難遠徙弟尚展轉虎口
間卽兄徤步翩然來所不厭看者惟敬亭山色
豈復有烏衣雅遊竹林把臂如曩者事乎讀兄
數行筆勢遒勁神王可知足喜也而酸言苦語
未及竟楮益堪迸泪弟業治裝西忽爲當路者
急足名還恐須卜良月之交耳望善飯自愛兒
子長者年十五菫通章句不欲令妄干有司鶴
子淋漓又何敢望君家鳳雛也士能丈卒卒小
談無論肅客且持愁面孔向之古鏡毛頴見惠

為侈弁謝

答姚先生眞定

叢臺如雲滹沱如帶老師南望而置一介鼎祚于懷故飛鴻之屢下也鼎祚所以遲遲其行者因念先事未襄拮据圖之稍輯蝸廬木石與伍且未免于世欲就北闈了此葛藤妄念耳開春杖馬箠而來會老師上郡最矣名著清曹定當首拜鼎祚雖躑躅旅燕市乎側坐篝燈每聞自公緒論如昔者在門牆時抑何幸也先得借老師

寵一登北嶽又生平所仰止矣河間王使君往于廬江奉一書張海老金陵相過從甚洽此後無從繇問然實何能忘并爲鼎祚謝諸公倘摳衣前者但一識韓荆州無他恩也小兒荒淺未敢出請于有司麟趾鳳雛豈若此豚犬耶附懶惓惓

鹿裘石室集卷第七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與蕭太公

江漢縈帶世載其英平輿二龍殆今復睹不腆陵陽固昔賓于明雲霞之靈璪及謝公所爲高齊嘯詠者也一旦得徼福於台臺而鎮撫其人民鼎祚宜身事之日久矣卽鼎祚不敢爲陽鱎

數數府寺然何能曲木自甘終遠斤藻羣沫成
山泉輕折軸雖慈母不免投杼而聖師且猶輟
飯台臺之於鼎祚無因無緣且鼎祚中人也台
臺陰爲昭雪隆禮曲施瀕行既飲食之又教誨
之隱其在戚先其所往使鼎祚日遊于腹而加
於膝乎天也可忘迺忘大德爾十三日渡江繇
浦口從陸計月杪當入都門辱命鄙詩旅次荒
蕪筆研塵委至北繕錄郵上主記送者至星而
返敬削短牘叩謝瞻遡光儀如陟屺岵跡遐神

遲戴負滋深統斬崇鑒

又

夏首渡江而北從庶子泉頭奉蕪札臺下一行入都赤日黃塵與車輪馬足居諸頓損腰項爲勞翹跂清光有如雲日惟是端廉敏達之聲騰滿輦轂薦紳之口不佞鼎舉手加額廼知 朝宁之衡品精嚴衆心之直道顯允其稱慶者吏治漸昭泰象已見要非止台臺之一身榮問厤暘汪澤廣宣而已秋中遥拜藻翰之須盥讀再

周冀我以所不可知登我以所不可逮即慈親之顧復師保之匡提何以踰焉鼎祚又徼天之幸得負墻于長公寬其科條載之色笑道平示履意擴包蒙而鼎祚材譾數奇文與命迕雖經入彀竟作棄灰刖而過三本非眞璧躍而至再艮是怪金所以被放以來怡然與游不色于市者其自分審也顧獨上虛盱衡之望仰孤面命之壓每一念及輒自不肅而栗內灼而汗爾項嘗與長公夫子言使鼎祚果能砥礪束修不挂

于評旦綴遺苴漏以勒成一家即無由爲左右

顯義亦庶不辱伯仲之門屏然詎克有之哉台

從肆覲鼎祚旣遠在羇旅不皇尾士民謳謠而

擁幨幰茲復迫還期更未獲恭睹賜金錫宴之

盛典率留片楮敬候前旌鄙詩五章業酬老師

兼呈臺下未敢臚覆鼎祚私計三輔重地而

天子神聖必有意乎不腆敝郡進秩借臨當從

敬亭宛水之間騎竹而漊妾首迎矣

與吳郡丞

鼎祚欽嵜歷落可笑人也因緣先世獲締通家
且台臺三十年名勝詄宕詞場本射雕之手屠
龍之伎鼎祚直鷇音蟬嘒而台臺置在左右觴
詠優游殆謝公之于水曹羊公之有鄒潤取其
近似足相映帶而已至若閎下流之難居推衆
惡于必察諒懷璧之非罪知償金之可疑須言
彈指不侵然諾則晏嬰之稅驂石父霍諝之解
罔黨人又何逾焉瀕行寵以五篇五都增價是
餽是祖爲惠甚鴻就道之後偶淹南中十三日

渡江繇滁陽從陸矣環滁皆山庶子泉洌雖信
美而非吾土感德懷鄉南雲在望送者遣還敬
布謝款秋中當先要酒人和歌燕市揞笏對西
山爽氣耳時漸清和高明宜處長跽顒言爲國
珍攝

與朱司理

台臺魁象福星照莅下土蟣蝨之臣如鼎祚者
亦在造甄往鼎祚浮沉里社頗知硜硜守匹夫
小節顧獨于司法淸曹猶多緣遇每飲其醇賴

牖其部然特與具禮而已台臺甫臨會鼎祚前秋之役極鄙屑亡狀辱車騎而貢存之且籍負墻稱及門矣偶有引嫌輒爾自遠台臺陰鑒其平生而曲振其枉困羣咻不前孤生可植蓋以分則師保以德則覆持鼎祚所未嘗得之于前數公者一旦得之于台臺也鼎祚誠無能報稱亦不敢頌言特嘿嘿中載之耳瀕行重辱餞賮其時雖台臺桉部不及㭃待河潤所及奚啻九里頃有亡女之戚備極痛楚停軫浹旬月之三

日始克就道比會再歷春階順風稽首十三日渡江絲浦口從陸送者先返敬削薄號叩謝星輝漸逖雲芘滋深仰結鴻慈曷有涯旣

與劉令公

台臺冲明在御端敏獨持甘雨惠風閭境沾拂鼎祚一介𡡉人文質罔氏而台臺繆垂特眷力破衆咻色笑載臨春溫漸渥雖大造不德帝力何有鼎祚誠愚戇然心亦傳曾者也敢不敬佩比北首賤役華筵厚贐寵禮有加且津行備具

旅而即次賓至如歸十三日渡江繇浦口從陸矣河潤遠及雲芘滋深仰遡暉儀如陟屺岵偶經南中蹔淹六夕蘭芳金響惟是羣公卿士莫不有旨乎其口溢于其聽鼎祚即喙長三尺頌述昌明亦安所足毗高深哉鼎祚遠涉二子俱穉奴容數人往頗檢押踐更卒口遵約惟先儻有輕愿清嚴堅重繩之二天可托內顧無虞旅次蕭陳謝悃持戴鴻慈顧言曷既

與徐少司馬

明公瀛海之度浮陽沈景何不包絡里中瑑屑
若鼎祚者置芥舟焉明公乃視猶萬斛乎飾以
鷁首翼以蘭檝爲惠久矣北轅賤役嘉篇兼幣
穆如粲如下拜登記重違盛指實所不堪鼎祚
固私心志之偶淹南中十四日渡江六日而次
南徐濁河善奔不圯不已當事者憂之孔棘明
公安得爲山種樹名綠野白社者耶鼎祚夙受
特知無敢以謭益惟計明公今日要自世諦未
免應緣爾願勑舍人趣治裝鼎祚先爲覓居停

以竢是日東岸束馬會倉臺護行者還敬候台
履併陳謝私臨發瞻竚

答許彥貞鄒平

弟初擬投車而西取徑貴部旁采風謠因而登
泰岱問七十二家封禪處迺不虞臨岐遘亡女
之戚踟蹰路首蒙泪竟北至河間王使君病目
不得把手亦未嘗出鄒平志相示也討吾丈在
事百廢具舉文獻是徵必當斐然爲一代信史
簡端之役弟敢不拜承入都凡三閱月黃塵赤

日車跡馬䗂筆扎冗于程書栝酒迫于期會則
𧰼德未除而虛名之爲累也手翰遠頒重損嘉
貺縞帶之誼厚古交矣使者朝見午發率陳候
謝中宮叶蘭夢否當轉傳家姬相與尉藉耳瞻
依有懷不待欵欵

與太常張公

浹旬積雨幾成漏天何獨稱江南畢溼也玄度
冲襟如明星朗月輝輝相映每一當麈尾輙欲
換髓伐毛以時方炎熾且長者之前不敢數有

更端耳往摩訶雅集鄙作久就今馳扇上齋頭此豈足置在懷袖付青衣一軀白鳥而已儻畤煙壇月之間乘興見報七襄在握悁脰爲勞

答王使君

比經貴部卽未能親承謦欬然已仰被嘉問重損貺貽抵今銜戢入都晤諸大老及銓曹諸君時時得旁窺鴻譽且將載在口碑不獨溢之薦剡而已今南北多艱需賢甚棘振淹拔儁政局更新節鉞之寄當無首踰明公矣屬示志草序

述近事似應副潤以為巖邑光況如明公在事
重望猶先鼎祚數月以來車塵馬足揖讓樽酒
實無須臾之暇虛名見累勞生艮苦刻下擬有
報命不敢更逋許丈本鼎祚少小密好昨頻以
此相促茲不遑答主記者從郵中傳道之闈中
之役旣已登錄尋復中格材譾數奇固宜棄置
惟貞盛心翔跂足用悚灼耳敝郡解額頗多皆
明公藥籠之遺而舍甥亦獲謬與此甥即十洲
兄親姪知所樂聞附及之戒于仲冬南轅眞定

二三使君有一介邀過其地恐致迂塗倘不然猶可信宿五壘之側再望顏色也

答朱中丞

晉陽距燕京千里而近鴻猷儁譽旦夕可聞秋高月滿胡塵不飛明公胷中有數萬甲兵自足寒西人膽耳五臺金剛之窟姑射神人之鄉節鉞所指正值登臨之候得無揚雪成歌停雲置念乎藻翰數頒厚加斥俸黍谷春溫豈須鄒律鼎祚闈中之役已謬入彀尋復失之齒不待力

矣不勝心屢遇屢蹶終爲枯槁而已今尚爲司
成先生所留黑貂裘敝滯淫何爲鄙詩數章嗣
再郵上

與鄒考功

往修謁未值卽明公虛懷愛士顧尊嚴之地不
敢頻恩非徒引分亦自時宜間從旁得讀一二
大篇指南是式私惟鼴腹易飽飲河知足然終
不若涉溟渤之汪洋澔瀚也鼎祚歸矣垂橐而
往願借片言爲一介行李重萬戶侯何足道哉

北來半期逐逐營營耳目皇惑雖或呻唫失其職矣承命稍先上律詩數章儻矜其罔瞽而善相之亦古之道乎文多爲人代斲血指且虞更似當有溫室之祕明公行見之將直遠唾耳雅集漫有所志副在扇頭舊草近刻併奏主記附陳不腆本出韋布統惟莞置

與湯義仍

仁兄去職言事使具臣泥首自寘貪夫濡尾不前羣浮之徒聿役如鬼不可謂不効矣黃綬若

若亦曾抵徐聞否家外舅經守其郡天恒暖治
稻再熟揉葛可單實遷客所宜居蘇長公寓惠
詩曰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仁兄定
能備如此襟度然卽當賜環無由待荔之丹矣
弟留輦下十月歲晏始歸業爲有司者所錄竟
從中格大校如燕麥兎絲直虛處名耳呂司封
念吾兄不解口玄致益超固自有王裴風在樂
令一旦坐青油幕下持宣明面孔向人人之相
去何九牛毛也淮揚間與陳使君方舟而南至

江口別率附此訊會謝曰可道弟注想貴邑多塾師來敝里幸示一札

答徐孺旭

一來東輒復自遠郎神亦往來左右然終不若奉玄塵之娓娓也弟此來本非少年時而燕趙佳人那得如玉大絃嘈嘈小絃董董特可與胡笳羌管相雜耳風流之事便爾都絕仁仲汝藩得無見其似人者而喜乎場後數日當西行恐無從覓足下居停耳仰辱軫存遇我厚矣卒卒

附報不多及

答楊世叔

日遭于武丘以足下名韵片言撮勝可復使羣石點頭卽頑礦如弟豈不能躍而起應耶宋彦河梁之别與足下睊睊送之初不謂足下單舸相尾也乃知十日之飲殊自易事顧昔豔稱之有以耳楚舞楚歌抑何其悲涼鴻肆乎志陳姬墓石婉委有情愷直無諱滔滔獨運不作今世戚促語等死何如陳姬死足下弟嘗有悼亡且

亦燕産情生于文讀未半淚蘇蘇下沾襟矣當爲一歌答足下并及陳姬而使者倚席待報留之不得賓客又一時襍沓宋彦更不皇有附弟方濡跡丘中嗣必馳奏把臂未期投毫怲悒

與吳郡丞

耶躬詣偶値前驅蒞在敬亭恨不能從公于邁少聆合沓雲齊佳句耳老年伯大集鼎祚謬忝猶子當請梓而廣傳之仰體台臺孝思甚殷不敢分德且狐裘而羔袖焉媿鼻可知薄具餐錢

徼上鍥局疊嶂二詩久未奏獻向坐壹鬱無聊筆硯荒落亦以黃鍾在前大呂在左擊缶附庸自宜退舍耳附內數品畧奉高齋用資游息出自布素非有長物也統冀麾存

與蕭府君

台臺之按節于雒凡慶兩元會所爲惠風鮮澤流佛敝郡者士民如一口百代如一日耳昨歲而舉國驩呼薦踊轉相告謂中宮學得二雄矣此其理誠在旦夕然迺先見之䖝兆禱尼祝禖

人情可卜鼎祚賤無所營益有所纂著自敝郡始台臺往有過庭代對特聞之而已幸即命小史錄示一帙今時作者非不乘時鵲起而敘致多誣雷同莫別用弘者體要失財務華者情實愈遠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鼎祚不自量欲使其信而必傳令來牧斯土者具有台臺之一體則敝郡世世是賴焉鼎祚任以爲非言[illegible]亦不必好讓自掩也獻歲繇山居至適賀生趨謁支戟衡馬首而贈之以策曰宛陵人業請于帝

以石麟玉燕錫蕭侯且許應泰階六符之象叶
君子萬年之歌瀍澗嵩少實式靈之無所庸生
參苓矣

答夏雲父

憶與足下初把手城頭細柳共牀頭新醪爭綠
也今且其時而飛棫適至然柳凡五易條矣昔
言之樹猶如此人何以堪顧惟燁燁之辭超超
之指無庸諆野已足驚座何足下之厚靈秉乎
宗伯昭則足下鄉先正其所著雖未盡雅馴以

彼博物多聞亦殆庶者也迺足下崛起其後駸欲度前當令桐水不浚而深足下所舉屬僕若周秦兩京在脣吻淵源三百曲暢漢魏下逮開元者固足下饒為之所貴志稱其才耳足下勉旃僕即無似尚可左帶劍右秦盤一意聽牛耳之盟其繆以細書金匱籥箑木天而索我則實姚遠此足下異日事而已襍刻四種奉内記曹僕方臥家未北上徑南漪而颿敬亭東然也儻足下能見尋更有爭綠之新醪在

答吳使君

謁後尋迫寒食歸覲先塋往反旬日藍輿中把讀大集霞光五色與文春華陽諸峰蒼翠交襲人應接不暇宣城名重自玄暉始其文固甚美且著而政闊焉尠稱耳明公俄頃澤濡化洽易聽改觀凡我臣庶實恨屬者之不請于上而郎移真也山川之靈猶望以咳唾賁飾之使雲齊之嶽練淨之江得相帶映當先謝公一籌矣

與鄉彥吉學憲

頃年弇州公雨花之會坐者六人次甫金焦道人煙霞在口承父齊之攝偉衣冠儼然綺皓茂吳淵潤舉體無凡而鄒先生鴻裁名理超超獨上鼎祚持一小星仰儷太白繆聯先生席也雖不甚更端已嘿嘿意授分韵大篇明月香臺爲菽苑青樽詞客對空王抑何其精婉篤至乎驪珠在前魚目自掩矣即弇州是詩嘗命以竹林蓮社題以殷許應徐顧玄度自了深源虛聲授簡曳裾勛猷未著鄒先生居則挹麈尾之淸出

則宣金山之令冠冕後進鼎呂皇家異日山公
謝傳者差可倫擬耳比附一函托報左右亦將
無浮沉否爾時鄒先生來桉部吳興家叔適爲
安吉守傳言鄒先生厚無恙昔者晤必訊及玉
節聞近移楚中方城漢水楚誠多材而以匈吞
雲夢者八九若鄒先生師帥之和璧見琢白珩
益光往鄒先生游玄岳五色緑毫與綵峰蒼翠
相注射令馳檄而尋山靈之盟電策雷驅五龍
在御黃州又憩棠舊地也橫江之鶴舉網之鱸

正不減并州竹馬掄校豐暇藻翰蔚興鼎祚越遠願分珮于湘臯即采芳于澧浦矣祝轅果自何時儻寄徑于江則蕪湖距宣城數舍不難載斗酒操豚蹄而前勞榜人江之永矣我思如何當附行雲從鄒先生而東也惟鄒先生貺命焉

與蘇州沈郡丞

履端新慶清望宿隆大拜之命旦夕且至燕雲碭月內在杖履前驅所及恐不久桃花綠水間也昨秋呂使君入吳鼎祚方應貢白下未能更

端長者尋聞視篆江陰遂使鱗羽頓爾荻然鼎
祚烁中鄙役聊稅苦海猶然風波未定維楫何
馮茲且暫爲息肩來歲北首計比明公彰纓委
珮退食自公當與搢笏共看西山爽氣耳春風
尚厲惟爲國珍護奉懷一詩副具扇頭臨發瞻

跋

與史平陽

明公歸自平陽鴻冥龍卧而有子開州君代相
輝映奈何一旦酷割至此哉其郎兵曹及僉憲

豫章所爲政遠未及聞而甫總髮理敝郡寬仁敏斷有若老成文采風流實稱儒吏惟蕪湖一節則其事已遂而其勢重不可反鼎祚與沈太史君典習知之君典塚中枯骨矣鼎祚又淪落末偶竟俾茲意幾于不白近移書呂玉繩使君約彼爲草狀而鼎祚傳之傳者傳也鼎祚豈足傳令子蓋曩者在郡于鼎祚略堂簾之分申昆弟之好擬藉寸管報萬分一且以宣入言宣事或可資信耳履歷生卒便乞詳示幸而多男長

者若干歲女字沈方伯兒者可嫁否雖宦廉㦸
產尚足給饘粥否皆所願聞更望明公達變順
時善自曉譬提攜諸孤以無隊世緒先附薄將
用代絮酒凌春當亂錢塘癸楚此二一哭稽山之
陰搔首問青天胡夢夢也

與陶懋中使君

往遺陶公于棲霞指點石佛輿白鹿泉而飲之
袖出大篇如數十摩尼珠相注射也一再過舍
香之署鐘阜玄湖映帶左右不共樂融融哉鼎

祚之鍛翮未幾而公亦覆播遷矣從蕭府君奉公手書俛仰今昔何異公家彭澤停雲與詠乎且知所為推轂于府公者鼎祚安能望蓋公之玄致徐孺之高風然府君寔不以衆人遇之皆陶公之明惠也黃州故遷客地奈陶公婆娑巳久蘇子瞻由此復歸玉堂計公當即承召矣鼎祚開春應貢北首擊筑和歌相期燕市幸公趣舍人治裝以待家弟台受丘潮州夙知令東生匆匆而弔其墓亦庶幾古意焉陶公之秫餘釀足

醉此生所恨鼎祚不得如橫江鶴耳扇頭二詩
聊且代訊倘有以報我敢不拜在下風

與河間王使君

明公之臨敝郡也三月而化成即中都之宰殆
不齊焉顧猶有修郤者乎其時鼎祚操牘私志
之能及吾之身則登信史不則亦以備采風三
輔隩區九河大澤廼覆載剖麟苻佇瞻熊軾所
謂蘭芳無適非好亦譬兼金百鍊愈精彼正以
昭明公之大節開後命之景福爾往于盧江擬

走冗椒之僕一通典謁而騶從且東里中輸將者恭捧雲翰辱損貺儀長跽啟函儼承晤侍因荷長者之無忘微細若此是役鼎祚內侵二豎外迫窑讐出則吹簫爲吳市之乞入則短衣爲田間之遊憂病相仍嘯歌都廢昨秋循次應貢今即北首而舍親麻司勳先數日發輒敢申佈台履指日寄徑貴治而歌車班班也明使君儻垂念并州問舊憩甘棠蔽芾耶願更端以對

奉汪司馬

小子鼎之駒而獲御明公明公卽以爲是汗血也者今之齒則長矣猶然駑駁也于凡韵人勝士若褒衣大帶之徒過新都無不謁明公明公亦無不口及鼎祚者卽白榆之社明公搦管紬思輒及鼎祚此豈不足君所乎而於一介乎娓娓也章臺傳記侘傺無聊偶遊戲于肉譜詼宕于俳優開鼻大雅不擯斥幸厚矣聞明公亦覆擊節三嘆昌歜屈芰寧足偏嗜或有厭大君子之腹耳古人謂知巳重於感恩又士爲知巳者

死當其千里從師擔簦負笈徒步非遠明公之
于鼎祚不爲非知巳矣新都距宛上不十舍而
止矣鼎祚行無重繭之勞而甘坐不窺堂之刺
卽薄蹏之書冗散之僕且至中絶是棄德如水
而委身于壑也令鼎祚喙長三尺適爾增繁何
所可解雖然鼎祚之情事苦鬱無所可解而略
有可原者有三其一先大夫所爲志幽者徼惠
明公迺本治命頻年以來禋祀堇列卜兆無期
未繇藉手仰干左右且未有布武明公之堂下

而置此猶後者也其一鼎祚繆辱明公之提奬
極欲竭蹷生平刻劃心力庶成一家之言希冀
明公爲之冠冕上稍以報塞殊恩下妥圖傳之
同好而才不稱志業荒于嬉輿文載詠自儕蛙
蚓涸泓麋楮聊應馬牛儻明公見之不失笑則
反走卽覔然不取瑟使聞鼎祚之陰愧多矣其
一鼎祚自有母之喪弟妾繼殤泪眼未燥射影
鷹輿寇在門庭旣在心腹以故甲乙之際勾吳
之逃被髮文身歙簫行乞頗爲近之比務乘瑕

快于脩卻雖我族類疾而卽仇昔懷好音今切
虎視所賴一二府君眷深國士及闔郡士大夫
之公論盡拄我壁耳然亦一歲七奔一日三徙
乍氷乍火邪氣攻中玉羅損和積衰得白彼所
報殆已甚乎茲且隨牒北上而事猶未竟孰不
可淹嬌首宫墻淸都眞界非復腥羶下士所容
易涉私惟疏節日益以深傳言前茅將指建業
若季月之初鼎祚于石頭城下佇望錦帆拱杖
履良有天幸不知候關者果占紫氣之東否顧

力申祝台履兼代辭謁鄙詩十章附侑不腆皇
雙主臣臨發戀戀

答寧國陶明府

仁公稡瀛海之翔陽應文明之盛代天紬綠簡
禹穴非遙星聚清門高陽可表不謂寧川彈丸
廼辱紆仁公之綬而撫臨之鼎祚寒盧本文脊
之陰間有寄公宇下賦口踐更得竊旁采風謠
餐承惠澤既深河潤實切巖瞻維昔先人繆膺
貴郡幸不俾士民厭射而與公家二三長老猶

倍皈依郎簡亭諸君子鼎祚亦嘗恭觴詠之末
忝爾汝之交分則隣封情則世講顧硜硜自執
不能以衣裾撇有道之函端特匹夫之節耳茲
復隨牒北首矣仁公俯存故誼特放藻翰重損
嘉儀當此簿書旁午期會糾紛雖仁公游刃有
餘而且軫念疏鄙叙致婉孌永言拜佩曷敢有
諼治裝方劇率爾附使占謝嗣容縷佈

與沈郡丞

明公之勤于陽穀凡五載而董有此調也惟彼

士民嗛嗛焉有遺志自明公之去陽穀也藹藹焉有餘思今方勒貞石于峴山擬尸祝于畏壘既徵三代之直良爲後事之師比倌人過郡中時鼎祚馳至則未信發矣竟不及片語申祖卮酒爲驪廼恨往者公顧我輒移日而不以草疏薦容遠媿古人眞致耳德威所振海波不揚簿書燕閒翰墨間作此特爲公假六月之息扶搖而上九萬垂天終當遠屆以公雅度知無河漢其言也良書見放問適吳之約鼎祚緜冬而來

大半山居仍以貧病遂復逡巡然吳我親戚之國也夏秋之交從公乞太湖一舴艋七十二峰凡一醉足矣敬戒蒼頭略廛仰止傾首東顧曷日無懷

與陳郡丞

以明公而載蒞金閶也故借寇君于河內迺迎竹馬于漁陽重望宿賚新命且下即吳會隩壤山川効靈亦不能久稽公矣往附具片楮二詩逡巡恩主記今不省其云何越歲而來居吳者凡

八月傾首東溯則南州下榻之驢孟公投轄之
輿儼然痞痳也從二張聞公有佳篇見懷雖未
及睹若已津津乎有味矣鼎祚僕僕日在牛馬
既多貧病日復聊蕭近作傳奇一種略代嘯歌
正猶蜉蝣之矜衣裳豈誠楚楚堇以自濡而已
知公但有憐之也惡詩爲諸君所彊竟成菑木
用助鼓掌不足取裁砉頭東首敢拜而送之問
台履萬福

奉王觀察

明公豁達經通貞良在巽秉岱宗之靈璅暢大國之休風左輔神皇三吳輿壤瞻衮衣焉至止儼黼斧其來臨比者海波不揚萑苻用輯化干戈為德禮列樽俎而折衝行且叶魁象于泰符乃康侯于晉錫者也鼎祚一介薄循先緒徒負虛聲仰邀威儀忝通家之末分俯壓盼睞若侍坐以更崇敬戒蒼頭蕭陳赤牘別將不腆良恧撫文臨風冒恩尊嚴惟日曷勝悚灼

與陳令公

此者鼎祚等不能躬化以致宗人鬩墻之變仰叩台端承不加討而且俯徇輿言始鞫之公庭以正其名分既付之司敗以待其自新仁義並施情法兼具此百世之德也今雖未見悔悟而某某等念彼二人本手足右被傷則左必捍柰彼各喪心耳明斷森然敢復徼惠暫釋斥歸私家令鼎祚等合彼兄弟相見以杯酒解之仍補其所少而田均執業彼此無嫌則上可終台臺曲成之盛心下可杜寒門後來之隱禍矣三二

日間當相。承渤伏請謝也

與長沙呂別駕

門下以隆棟之材寄題輿之任安所稱能展其驥足振彼鴻儀顧今王澤遠屆遐邇同風長沙卑溼非所論矣門下憑軾結靷清嘯長謠使蒼梧之雲不飛洞庭之波益闊而況廟廊方破拘攣簡拔儁異無容弔屈以示不廣也鼎祚比年多難七奔不給近稍息肩然以琴咏為懃意與沿盡周旋疇昔何日忘之惟是疆域阻修蜚潛

作異末錄再遴抒此鬱伊耳宗兄繼唐孝綮莞
記其舍人西上率奉起居小草一部用資覆瓿
之遺傳奇一種排諧略具簿書清宴聊代蕙蘇
沅芷澧蘭芳馨可折愛而能竟懷我好音

答顧廣文

郎川斗大城廼能彊縣君數易而顧先生阜比
獨擁當由善祝頓令速肖耳僕曩巳游陪京則
寶幢公往生久讀玉露草尚如把松枝麈尾對
譚小品百鍼也顧先生是其法嗣吏與隱兼

桃李哉　亦何減蓮花藏耶嘉篇侈然與寶幢公相輝映鍾陵淮水不爲無靈辱所見命者願爲執鞭會郡邑大夫一時並遷頗有贈述且欲附燕中幾函少稽奉報幸貢生寄廡下南湖一勺必不作投書渚矣潘丈不暇作答賦閒園春色無恙濯濯新楊柳猶及見理官翁風流乎

又

筆札驅人如萬火牛因爲寶幢公効役暫得近[illegible]深界有尊人公隱德內行甚著而其精力在禪

□往生傳可推也繆成一七言律聊于此三致意焉門下高第弟子夏重甫何狀定不作菩薩位中人但不知米熟也未幸寄聲并望顧先生以鐵袈裟寄授之

又

候關者不瞻紫氣之西遂坐失顧先生今則闊數千里矣東郡之擢常調耳非所以處顧先生昔人有言先生自此升矣濮州有李少卿公名先某□□□于老翁慷慨重氣節而詩絕工大得

唐人　館先生守文下士趨府儻便當一相
詣佳惠傒然登行者以贐居者且不損先生苜
蓿盤耶奉送一詩卽少殊濮上之音然無足爲
左右重何能及魯連子聊城一矢也

答陳德基戶曹

來信具承良書二體多篇貫珠戛玉且知緜淮
入粵暫休汝上之騎俾許子將見此必當增其
月旦耳未挾日從安吉復傳赬鯉重侑兼金何
長者之不遐葸璅固爾然已示指南之式又獲

[illegible]僧之餐、共所饗不既蓄乎還朝之期云云方待
陽至而來者率乎言月之上明鼎祚擬有事于吳
中奇徑茗雪計公其時錦帆直度揚州矣邇聞
北虜匪茹狎恩解約雖去國門尚遠而河隴之
間蕩為荊蓁經略之使相望四出藿食者憤之
明公主調度何不借席前一籌之下得稍空其
匈膽上足使　聖主尉其拊髀乎鼎祚開春北
首梟風在今是明公封拜之候焉至如飛長檄
爲冬以渤燕石則公餘事也安吉

上洋 以大君士之蘭芳則無適非

好矣

又

茗水凡兩挹教然不十舍恨未能翩然相詣前
月槩馬箠而北則前旌又轉餉薊門矣即馳一
日而獲奉十餘年所未有之驩亦甚幸黃塵赤
日爲車跡馬蹄所嬲遂令此意尚留縮寐萬伯
武謁選因承起居屛瀚 聞率爲四詩題扇頭
也倂出入 仍費豐暇望不恡瓊報焉薊有名酒

人士類　承頭然率不大佳使盡以復不

中雪公能寄數罌足嘗　朔之宴固不勞君家

公投轄矣伯武婆娑一　官且敝鄉濟濮家益

貧需次于此知公長者必加河潤也